

老上海期刊经典

丛书主编 程德培

文丛

WEN CONG

● 本书编者 王晓东



1937-1939

由斯以和巴金执编的《文丛》忠实地记录下抗战前后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人民的生存本相和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在烽火中写下的带着血和火的文字，至今仍炙烤和打动着阅读者的心，让你感受到一个大时代中，生命的重量，自由的分量，希望的能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W E N C O N G

◎ 本书编者 王晓东

1937-1939

文丛

老上海期刊经典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丛 / 王晓东编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ISBN 7 - 80681 - 465 - 5

I. 文... II. 周...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9072 号

文 丛

编 者：王晓东

责任编辑：余 同

封面设计：夏季风工作室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640×960 毫米 1/16 开

印 张：20

插 页：2

字 数：277 千字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200

ISBN 7 - 80681 - 465 - 5/I · 071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陈思和

总序：

关于巴金和靳以联袂主编的旧期刊文选

程德培先生策划的“老上海期刊经典”系列，推出巴金和靳以联袂主编的《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三种大型文学期刊的文选集，我听说后心头不觉一喜。近年来，三十年代的文学期刊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旧刊物都有重印或者编辑文选之必要，如流行于坊间的《良友画报》《漫画生活》的文选本，都印得华丽堂皇，令人耳目一新，但相比之下，我以为《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似乎更有重印的意义。我们仅从三种文选本所刊内容来看，能够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作品不在少数，而且这三种刊物的风格和宗旨能够一以贯之，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创作主流。通过对这套期刊的重新发掘和整理研究，可以更加贴近地看清楚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风貌。

为什么要这么来理解这套期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当然可以见仁见智。长期以来，这三份期刊得不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甚至也很少有专业的研究生去研究它，但是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上它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研究现代文学史，多年有这个想法：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的初期运动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质，文学发展主要是通过一些先锋色彩的民间小团体来推动的；但在这些文学社团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是文学

研究会。它依靠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和主持者包容多元的襟怀,形成了一种承接《新青年》的战斗传统,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和体现时代审美风格的为人生的文学流派。三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战火中被炸,文学研究会遂停止了活动,其他文学社团也已风吹云散,而一种更为激进的政治一文学团体吸引了人们的视线,那就是左翼文艺运动。当人们确立左翼文艺运动为当时的文学主流,那么对文学史的理解也只能是以政治上的左和右来划分,从而遮蔽了一大片文学的真实世界。这些被遮蔽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是在北京校园里形成的一道道精致文学的艺术潜流,即所谓京派文学;另一方面是在出版业异常繁荣的上海文化环境里形成了各种都市情调的现代读物。如林语堂策划的《论语》系列读物、新感觉派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学、各色新旧鸳鸯蝴蝶派的市民文学、流行于通俗书摊的张资平式的新三角恋爱小说等等,即所谓海派文学。当然左翼文学也属于海派文学的一个传统,但那是一个激进的传统,常常处于地下状态,不断遭受政府的杀戮和围剿,在文学和美学上无法有更大的发展。而互相对立的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一个是有精美艺术却没有出版渠道,只能在校园课堂、客厅沙龙里自我消遣;另一个是拥有大量出版资源却没有精致的艺术,只是流行着各种浅薄的现代读物。但这两种令人不爽的文学状况在各自的压抑中逐渐发生了变化更新,都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京派校园里产生出一批生气勃勃的青年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们的名字是曹禺、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萧乾、芦焚、吴组缃、孙毓棠等等;而在上海的左联与流行文学之间,也同样出现了一批流浪在大都市的文学青年,他们是巴金、萧红、陆蠡、丽尼、罗淑、端木蕻良等等,除了东北流亡青年外,还有带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流浪型知识分子。这两种新生力量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生活底蕴,蓬蓬勃勃走上文坛,给新文学带来了创作上的生机。从文学史的发展

文季刊

来看，正是这一批青年作家的优秀创作，使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接力棒顺利地从五四初期的一代作家传到了新生代作家的手中，完成向三十年代文学黄金时代的过渡。《文学季刊》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说，它就是为了这样两批文学新生代而创办的。当时《文学季刊》是北京唯一的大型文学期刊，在创办之初曾经列了一百零八名作家学者的名单作为撰稿人和编委，可谓声势浩大，但它的主要撰稿人则是南北两地的文学新生代，他们把一大批优秀的纯文学创作送上了文化市场，在读者中间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当然很难说这本纯文学的刊物最后终于闯过了市场关，它办了两年八期而停办，除了有些内部的矛盾以外，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经济的压力，或者说市场的压力。这道市场关对于纯文学杂志来说始终是一个滑铁卢式的鬼门关。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的是，有人文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会屈服于这种来自市场的压力。巴金和靳以后来联袂创办《文季月刊》和《文丛》大型期刊，既要顶来自官方的政治压力，又要闯市场的经济考验，跌倒了重新站起来，真是前赴后继，直到办《文丛》的时候，巴金已经担任了自己参与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用自己出版社的力量来支持《文丛》，可能是闯过了经济上的大关，不再受制于出资方的压力。如果不是抗战的爆发和文生社转入内地发行，《文丛》将会在文学史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现在综观这三本“文”字系列期刊，前后创办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无论遭遇到什么困难，杂志的风格始终是一致的，编辑的态度始终是严肃的，决没有媚俗之举，也没有迁就市场而刊登一些花里胡哨的文字垃圾。惟有这样，才能吸引一大批真正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获得他们最优秀的作品，为文学史留下了辉煌的名字。

这三家期刊的实际主编是靳以，但巴金始终参与其间。《文学季刊》的

主编是郑振铎和靳以，郑作为老一辈作家学者而挂帅，靳以作为青年甘当助手，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靳以则与巴金携起手来，实际操作了杂志的编务工作。当年两个都是充满生气的青年人。他们少年气盛，怀着美好的文学理想，就着手创办起大型期刊，推出了重量级的中篇小说和多幕话剧。应该说，巴金和靳以真是现代文学编辑史上的一对最佳搭档：靳以是天生的好编辑，他做事认真，有气魄，有能力，担当了主要的编辑工作，而巴金则是文学声望在靳以之上的名作家，巴金不管具体编辑业务，但在关键的时候，不仅参与了积极的意见，而且敢于担肩胛。靳以也处处尊重巴金的意见，从未有过因多做事而声望不及巴金而心里不平衡。只有心里无私的人才能有天地那样宽的胸怀，才能有这样大的气魄来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现在我读着巴金为《文学季刊》停刊而写的呼喊般的《告别的话》还深深为之感动，那天靳以正遭受打击而发烧病倒在床上，巴金为挚友悲愤地写下了控诉的文字，这情景是何等地感人。我们从两人的编辑的风格可以看出，他们既不随波逐流地跟着市场潮流呼风唤雨，也不因为正义的冲动而像左翼文艺那样狂呼乱叫，他们只举起一面旗帜，就是纯粹的文艺与人道的力量。这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开创的传统，也可以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重镇《收获》杂志的风格上看到其流风所至。承上而启下，这就是我说的这三家期刊所代表的文学史上的创作主流的意思。

记得在上世纪 80 年代北京和上海的出版社都重新影印过一批旧文学期刊，这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以后随着经济大潮制约出版业，大约这样的重印刊物壮举再难续旧梦了。所以我特别支持周立民、王晓东所做的工作，他们把《文学季刊》等三种刊物的主要文献汇编成书，并且配以杂志的总目录和详细的编后说明，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文献整理研究工程。一卷在手，读者大致可以了解当年文坛风云际会的真

实风貌。我对于他们编选的个别篇目或许还有些保留意见，但是对他们所写的编后记真是击节赞赏，不但交代了事实的经过，而且带有很好的研究见解，许多论述都深得我心。若要我对这三种期刊详细说出自己的见解，本来也不过如此。所以，我读了他们的编后记，真觉得自己不必再徒添笔墨了，只是拗不过德培兄的好意提携，才顾不得佛头着粪之嫌而随意评说几句，表示我向这些在出版领域继绝扶倾的朋友们的敬意。是为序。

2004年7月7日于黑水斋

號一第一卷一第一



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巴 金

写给读者(一)

純創作為月刊

本期“文丛”付印时，编者已经走上“入川”的旅途了。大部分的稿子还是他在寂寞的旅途中整理好寄来的。我不忍辜负编者的热心，答应尽力便这期刊物早日和读者见面。我以为在十月二十日以前一定可以看见它摆在广州市内的书店里。可是稿子还没有全部排好，大亚湾的炮声就隆隆地响了。我每天几次跑去印局催促，回家连夜阅改校样，结果也只能在十月十九日的傍晚得到全部纸型，那时敌骑早已越过增城，警察也沿街高呼过“疏散人口”了。第二天夜间我们就仓皇地离开了广州。我除了简单的行李外还带了本期《文丛》的纸型，我就带出这一付纸型，二十一期的《烽火》虽已全部排竣，可是没有被制成纸型的幸运，便被毁在二十一日广州市的大火中了。

我带着纸型走过不少的地方，在敌人的接连不断的轰炸下居然没有把它遗失或损坏，这倒是我料想不到的。现在能够将它浇成铅版，印成书册，散布出去，在我也算是了却一个责任。我自然是很高兴的。

这本薄薄刊物的印出，虽然对于抗战的伟业并无何种贡献，但它也可以作为对于敌人的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够摧残的。我们有着广大的丰腴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将跟随着

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正如唐诗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们的文化也是烧不尽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桂林

(第2卷 第4号)

巴 金(1904—)

四川成都人。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著有《灭亡》、《家》、《寒夜》等长篇小说，散文随笔集《海行杂记》、《随想录》等。有《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

文

从

■巴金

写给读者(二)

純創作月刊

这期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版、印刷的。倘使它能够被送到诸君的面前，那么诸君可以相信我们还活着，而且我们还不会忘记你们。

你们不要惊讶我在这里用了“倘使”两个字。编印这一本薄薄的刊物，我们也经历了够多的艰辛。这自然是一个不值得提说的小小工作，但我们也想尽我们一点微力酬答你们对这刊物的爱护和对我们的期望。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交通阻塞”和“物质缺乏”的限制外，我们的工作还不断地受到敌机轰炸的威胁。用一两个“平民”的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来克服这种种的障碍，在这时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毕竟忍受下白眼，吞食下悲愤，默默地做去了。

但是甚至在今天，我们也还不能够断定我们的努力将有什么样的成绩。说不定两个钟点以后便会有几十架敌机闯进这城市的天空来毁坏我们的一切。这不是我的过虑。七年前在上海闸北的土地上，我的部长篇小说原稿跟着侵略者的烧夷弹化为灰烬。最近在广州市区的大火中埋葬了我们几个人一年来的心血。前几天这个市区还遭受到敌机的第四次残酷的轰炸。谁能说在过去四次的疯狂的屠杀外，他们不会再作第五次的暴行！谁又能断定这些纸张和铅字可以扑灭燃烧弹的火焰，不致成为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战中一件小小的牺牲品！

我几次走过灾区，我压抑下愤怒的火焰看了那些残毁的房屋，我看见过头发和衣服黏贴在地上的带血的人皮，我看见过排列在郊外街巷里的无名者的尸体。有一次我踏过还在冒烟的瓦砾，陪着朋友去探望他那被包围在火海中的故居，我们已经无法在火堆中找出遗物了，我们又走过那连接着的已经燃烧了六个钟点的街市。我望着一家旅馆的高门楼烧断，让砖石和焦木带着千百点细小的火星崩塌下来。在那山洪暴发般的巨响之后，我听见一个男子尖锐地在火堆中发出“救命”的呼号。

这些景象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而且我想每一个身经目击的人也不能够忘记的。这燃烧的城市的苦难，激起了诸君的关心和悲愤。我在这城市里经历过它的最惨苦的受难的时刻，我应该借着这本小刊物把这城市的呼声传达给散处在全国的诸君。物质的损坏并不能摧毁一个城市的抗战的精神，正如刊物的停止与作者的死亡也不能使我们的抗战的信念消灭。

倘使这本刊物能够安然到达诸君的手中，还希望你们牢记着弟兄们的这样的嘱咐。

一月五日 在桂林
(第2卷 第5、6号)

■ 靳 以

五月的话

純 創 作 月 刊

经过多少困难和折磨，费去多少精力和时间，这一期新的《文丛》，恰恰在五月的中间诞生了。

五月，五月，属于青年人的我们这一代，还只是孩子的时候就该知道它的意义了，那是耻辱的五月。在稚幼的心里，早就记得一个呼声：“誓雪国耻。”

一年复一年地过去了，那耻辱不但没有洗去，却一件件又增加起来，耻辱的五月成为多难的五月了。

在以前，我们还能自由地大声呼号，要自己永远不忘记，要更多的国人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连这点自由都失去了，我们的敌人给了我们伤创，却要我们当作恩惠的赐与。他们要我们记着他们的好心，他们的善意。

是的，我们记住了，真的记住了，这些年来心灵上苦痛和仇恨的担载一天天地加重了，使我们没有喘一口气的余裕。我们沉默地过着日子，都容忍在心中，终于到了这一天，像火山般地爆发了。

从去年的七月到今天，有多少好男儿的血洒出来，为了国家，为了自己；我们不再像一只驯羊，等待别人的宰割，我们已经坚强地站起来，以打击来答复打击。

山在摇动了，森林和海都在咆哮了，无边的原野也以它远大的潜力起来了；我们再不是忍辱的人，是的，我们再不是懦弱的人。

而今五月又来了，在南方和北方的疆土上，我们和敌人的战争正酣；多少家屋毁尽了，多少人们死亡了，多少田地荒芜了；可是我们有腾沸的热血，用它来建筑我们的堡垒，用它来灌溉我们的田园，用它来洗去我们的耻辱，用它来教训后生的孩子们。自由的花朵虽然美丽，要是没有血肉的培植，它也只有枯萎的。

五月，那再不是耻辱的五月，更不是多难的五月；那是血的五月，自由的五月，光荣的五月！

只有用血写成的历史才能永远保持它鲜艳的色彩，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上。

让我们大声地唱吧！

“……打碎了五月的耻辱的桎梏，我们是自由的人们……”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

(发表时署名“编者”，第2卷 第1号)

文

从

靳 以(1909—1959)

天津人。原名章方序。曾任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曾主持《文学季刊》、《收获》等多种杂志。著有长篇小说《前夕》，有短篇小说集《圣型》、《虫蚀》等。

文叢

純創作月利目錄

CONTENTS

第一卷 第二編

陳思和 总序

巴 金	写给读者(一)	1
巴 金	写给读者(二)	3
靳 以	五月的话	1

小说

沈从文	生存	3
端木蕻良	憎恨	10
端木蕻良	三月夜曲	26
艾 芜	海潮	40
碧 野	夜航	49
沙 汀	某镇纪事	64
田 涛	分出后	73
罗 淑	地上的一角	84
蒋牧良	十七包糖	105
师陀	莱亚先生的泪	123

目 录

CONTENTS

文
丛

师陀	灵异	139
师陀	还乡	150
师陀	苦役	168
散文		
茅 盾	荒与熟	181
——一个商人的“哲学”		
巴 金	梦	184
巴 金	死	188
巴 金	醉	196
李广田	扇的故事	201
靳 以	烛	206
靳 以	短简	209
钱君匋	战地行脚	212
钱君匋	湖州在烽火中	218
钱君匋	炮火扑到了天目山	224
雨 田	仇恨	231

文叢

純創作月利目錄

CONTENTS

號二 第 卷一 第

黎烈文 关于罗淑 236

丰子恺 劳者自歌(两篇) 239

刘白羽 行军报告 241

萧乾 三个检查员 247

缪崇群 散文二则 258

丽尼 江南的记忆 261

诗

何其芳 七日诗抄 265

萧红 沙粒 269

孙毓棠 农夫 277

曹葆华 无题诗存 283

方敬 深冬小辑 286

《文丛》总目录 291

周立民 王晓东 编后记：关于《文丛》 296